

成都风物

第五辑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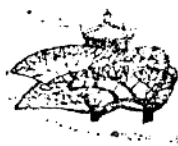
習天開也奮
成都也
人面

壬戌小清李金麟



成都风物

第
五
辑



• 1983 •

古蜀钩沉

赫赫蜀妃墓，莹莹五丁镵

——武担山纪游

王津洪

成都的诸葛亮祠庙

陶元甘

湖广填四川后的成都风情

一苇

古蜀名产集萃

冯一下

艺坛春秋

身带三宝 无人可敌

郝定高 周少程

成都风云

“四九”运动亲历记

游训天

医林佳话

近代伤寒学家郑钦安

——记成都人尊敬的郑火神

唐步祺

蓉城史话

成都的桥

苟治平

古城纵横

短命的福利车

柳浪

拆城门的风波

硝烟

旧城拾零（二则）

晓枫

成都风情小拾

龙在天

工商坊肆

文化古城的文化街 冯正肃

文苑轶事

何绍基一联赞草堂 李国瑜

奇才冠益洲

——薛涛评价问题之二

羊村

客家乡谈

大坟包闹鬼 崔留搜集整理

锦里漫游

冯汉骥与王建墓的发掘 马文彬

丞相祠堂话古柏 吴夫畏

异代升堂宋两贤 周维扬

能工巧匠

漆苑新花 陈儒珍

川味名食

痣胡子龙眼包子 陈华明

蒸蒸糕 周芷颖

街巷间里

成都街名琐记(四) 陶亮生

民间故事

金壶井 伍炳栋



赫赫蜀妃墓 莹莹五丁峰

武担山记游

王津洪

前不久，听几个“老成都”摆龙门阵，说成都年代最早的古墓——古代蜀国皇帝开明妃的葬墓，新近已被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不仅竖碑立传，而且修葺一新。于是，欣然前往作游。

蜀王开明妃墓，座落在成都西北较场内的武担山，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关于它的由来，《蜀志》上是这样记载的：春秋时，武都地方（今甘肃省成县西部）有个相貌超群，绝美艳丽的妙龄女子。蜀王将她招到成都，纳为王妃，受到格外宠爱。专门命人作“东平之歌”为她取悦。然而，王妃来蜀，因不习水土，数次奏请蜀王允她返家，蜀王照旧每次挽留不允。没隔几年，王妃突然病故，“驾返瑶池”。蜀王悲痛已极，乃派五丁（古蜀的五个大力士），千里迢迢到甘肃武都，担土回成都为妃作墓。墓成，在成都城北角，因是五丁担土而筑，故蜀妃墓叫武担山。

相传蜀妃墓建成后，蜀王思妃，每每梦游其陵，见而惊醒。于是又在城西王宫内修筑了富丽的“望妃楼”，时而登楼，望墓思妃，以寄衷情。故宋代《成都古今记》上说：“望妃楼在子城西隅，亦名西楼。开明王妃墓，在武担山，为此楼以望之”。蜀妃墓和望妃楼，这古代成都相互有关的著名古迹，如今只有王妃墓尚存，成了人们游览的胜地。

来到蜀妃墓，先不忙于近前，远远地观望着它。透过古



树葱郁的林藩，只见一高约20米、方圆约300米的长圆形大土堆，座西向东，傲然凸起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墓侧亭塔掩映，墓间曲径通幽。墓周三道灰白色围壁，错落有致，全用长条石和青砖垒砌。就象盘旋上升的螺旋，随坡取势、逐层束腰，将墓环抱。“好高大的墓！”我不禁失声叫道。原来，“武担山就是蜀妃墓，蜀妃墓就是武担山，山墓完全混然一体！”惊叹之余，心中对古代蜀国奴隶主贵族的荒淫无耻的厌憎，对奴隶们伟大创造力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墓中列葬的开明妃，应是那个开明蜀帝的妃子？这至今是专家们争议的一个课题。它牵涉到古代蜀国悠久而又复杂的历史。从史籍上看，大概是在春秋中期，开明氏族开始取代杜宇族统治蜀国，传说共有12世帝王，前后经历了3百多年间，已知称名的帝王有4个，他们是一世丛帝鳖灵，二世开明帝卢，三世开明帝保子，五世开明帝尚。由于武担山列葬王妃的隶属，史书上无明确记载，因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丛帝鳖灵的；有人说是五世帝开明尚的；还有人推断是九世开明帝以后其中一个蜀王的。“三说”之中，我到认为第三种说法可靠性大些，这可以从汉代杨雄著的《蜀王本纪》中找到旁证。上载开明王朝统治蜀国，是在九世开明帝后，才从“本治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徙居成都”的，由此可以推断武担山列葬王妃，一般讲不会是丛帝鳖灵和五世帝开明尚的，因为当时他们还尚未迁居成都，何故要将爱妃埋葬在此呢？只有在九世开明帝迁居成都后，其后的一个蜀王才可能合乎情理的将爱妃葬在身边的成都，也才有可能建“望妃楼”以望之。且不管它，事已俱往矣。

我穿过轩敞古雅的红色墓道拱门，“武担山”三个大字跃入眼帘，拾级登上沿墓身逶迤铺砌的石阶，来到墓顶。墓

顶十分宽阔，足四个篮球场那么大，风景自然秀丽。鸟雀的跳跃，蝉声的悠扬，美人蕉的绚丽，柑桔树的碧绿，还有那簇簇相拥的翠竹，都在晨光淡淡的交织中，构成了一幅迷人的图画……

墓顶著名的古迹有石镜亭和五丁塔。高宽6米的石镜亭，肃穆庄严，孑然卓立在墓西头上。二千多年前，这里高高矗立着蜀妃墓的巨大表志——石镜。据记载，石镜体积高大，径一丈五尺，圆溜溜的，晶莹透亮。据说是远从邛崃山中运回凿成。相传在南北朝梁大同至承圣年间，武担山曾被掘得石棺，随后掩土建寺，石镜乃存寺中。明朝万历年间，寺毁不存，又建亭置镜，现在石镜亭保存完好，但石镜据说已埋入山中，只有期望今后挖掘复见了。

按照考古的科学分类，石镜与古代成都有名的古迹支矶石、天涯石、地角石、五块石以及原存该墓的五丁担石，同属古代蜀国留下的文化遗迹——“大石遗迹”中的独石类，即古人墓葬前的一种纪念物，是研究古蜀文化的珍贵材料。千百年来，石镜一直作为古成都的胜迹遐迹闻名，吸引着历代名人，探访游览，填词作赋，抒发感慨。唐代大诗人有诗曰：“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字间”。宋代宋京《武担》诗中也写道：“墓头寒镜涩无光，妒月欺烟化为石。如今拂阁倚空翠，老木盘郁摩苍天。”汉代大文学家杨雄更在著名的《蜀都赋》里留下生动的描述。不过，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杨惟淳诗写得深刻，诗说：“冢镜表蜀妃，莹莹五丁铤。人传与古镜，我谓殷王鉴。”微言大义中，寄寓着后人对劳动者的赞扬，对统治者的谴责！

与墓西石镜亭遥相呼应的，是傲然挺立墓东头的武丁

塔。你知道旧成都最高的地方是那里吗？它就是武丁塔，塔高加墓高约有10层楼那么高。武丁塔不但高，而且建筑颇具特色，不是我国常见的那种4方形或8方形塔类，而是正多边的6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全塔对称工整，结构精巧，外看6层，其实只有5层。塔座为石砌须弥座，宽约6米。每层开有小窗，内设蹬道，铁梯，可达塔顶。塔顶是角穹窿状攒尖伞盖顶，檐角飞翘，如亭翼然；上铺黄绿两色玻璃瓦，交相辉映，似鳞复盖。在流逝的历史岁月中，武丁塔曾做过古代的烽火台，民国初的火警台，抗战时的防空袭台，解放初的蚊烟观察站，如今又成了俯瞰蓉城全貌的观光胜地，真所谓领数职，历经沧桑，屡废不败了。

五丁塔的始建年代已不详。关于它的由来，有这样的两个传说。一是顾名思义，传为纪念和祭祀五丁而建。为什么五丁塔外看6层，实为5层呢？就是象徵5个大力士的缘故。五丁，是古代蜀人崇拜的偶像，相传他神通广大，力大无比。《蜀志》载：“转移山、举万钧。每天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相传周显王22年，秦惠王许嫁5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丁迎亲，来到梓潼，路遇一条大蛇拦住去路，便勇斗大蛇，不料，蛇动山崩，将五丁压杀。五丁死后，蜀人悼之，把五丁“围可六尺，长三丈许”的石扁担，供祀在武担山，并建塔存中。据说解放前，确有人在武担山拣得一块石灰石残石，长82公分，围142公分，上刻“如弦之直，如称之平”8个小字，原存放在旧四川博物馆，现在那里，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个传说是这样的：明朝时，成都西门一带常闹鬼怪。每值月影西沉，三更半夜总有一股狂风刮起，所到之处，鸡鸭狗兔全无，而且时有青年秀才失踪，搞得西门一带

的人惶惶不安。后有一人在深夜时分看见，每当风静之时，有一女子避入武担山草丛中。那女子有身形、有脑壳、鼻子、嘴巴，没有手和脚，但行疾如飞，不能说话。于是传言，是蜀王妃阴灵返世，化做风精出来作害。于是人们集资修建五丁塔，朝拜香火，祷祀五丁保佑乡民，镇伏妖怪。果然，塔修成后，鬼事消迹，从此成都西城一带太平。

当然，这些带有附会和荒诞成份的传说，不可足信，但是，如今又有谁能否认那高高矗立的武丁塔，不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结晶，人民创造历史的有力见证呢？

我站在塔下沉思良久，聆听着白头翁、山雀、柳莺、半头红的嘻闹，品闻着芳草花卉的袭人馨香，陶醉之中，似乎听到那高高的武丁塔在低声的呼喊：朋友，快上来吧，这里风光无限！

我转身“挤”进登塔者的行列，一口气攀登而上塔顶。塔上薄雾奔流，春风拂鬓。放眼望开去，蓉城尽在眼底，那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房檐屋角，鳞次栉比，似若海洋。古老的蜀妃墓，今天已被包围在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了。天高地阔，任凭神思遨游，不禁想到：在成都市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重点城市的今天，更有必要保护好这个久远的古墓，因为它同重庆莲花池畔的巴蔓子将军墓一样，将是四川人民对古代巴蜀两国所保存的一点不多的纪念。

三国之后，由于人们对诸葛亮的崇敬，不少地方，都建有诸葛亮祠庙，如南阳诸葛庐，荆州诸葛坛，赤壁借风台等。而成都的诸葛亮祠庙，先后共建八所之多。但在叙述成都诸葛庙时，不能不首先提到全国最早建立的沔县定军山下的诸葛庙。

定军山，在汉中西北九十里沔县城南。当年，曹操打败汉中王张鲁，派大将夏侯渊驻守定军山，刘备听取诸葛亮的策划，趁曹军立足未稳，率诸将进兵汉中。黄忠奋取定军山，斩夏侯渊于马下。从此，诸葛亮就在这一带苦心经营，把它作为六出祁山的大本营。蜀汉延熙六年（公元234），诸葛亮率兵伐魏，在五丈原与司马懿隔渭水对峙，病死军中。对于他的后事，诸葛亮明确讲过：“葬

古蜀钩沉

成都的诸葛亮祠庙

汉中定军山，因山而坟，塚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他为什么要把遗体葬在定军山呢？历史记载说是为了激励将士，继承遗志、完成统一大业。因诸葛亮不是帝、王，限于封建礼制，不立祠建庙，而蜀中百姓，都在郊野设祭，以寄哀思。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春，后主刘禅采纳步兵校尉习隆等人建议，在诸葛亮的墓地沔县定军山立

陶元甘

庙。前面是殿，后面是墓。同年秋，钟会带兵南下攻打蜀汉，经过沔县，还亲自到庙前设祭，下令保护墓庙。这座庙历代都予培修，至今仍在原址。

成都的第一座诸葛亮庙，是在诸葛亮去世将近一百年成汉时建立的。西晋末年，陕西氐族人李特、李雄兄弟率军攻入成都，占据全

川。李特死后，李雄于公元306至333年，先称成都王，后称帝，国号叫“成”。为了团结巴蜀人民，李雄后来将国号改为“汉”，史称“成汉”，表示继承汉室之意。早在入城时，李雄就下令在少城建诸葛庙。这是成都正式为诸葛亮修建的第一个庙宇。具体位置可以判定在少城北部，因南部是商业区，不便立庙。按照当时少城方位，其北部应在现长发街以南，将军衙门、金河街以北一带。

公元346年，东晋大将军桓温灭成汉，拆毁少城，唯独留下诸葛亮庙，以资纪念武侯。

这座庙于何时消亡或迁移，已无史可考。但很可能是隋（公元581—618年）代迁移的。隋文帝杨坚封儿子杨秀为蜀王。杨秀好大喜功，在成都大兴土木，在大城之西扩建城垣，称为子城，实比拆掉的少城还大。唐杜甫诗句“东望少城花满烟”可证明子城的广阔繁华景象。扩建城池时，很可能拆掉了孔明庙，而迁到了郊外的锦水之南，即刘备陵墓和先主庙附近。新建的诸葛亮庙，定然宽屋大字，祠庙森严，并广种了翠柏。因此，到公元760年杜甫见到的诸葛祠堂已是“柏森森”了。而柏树能长到参天抱围，非有上百年不可，所以杜甫见到的丞相祠堂，极有可能是隋代所建。杨秀建子城，既要拆庙，是决不敢冒蜀境人民之不韪而不另建新庙的。

杜甫诗《古柏行》所咏的丞相祠堂在什么地方呢？

杜甫从公元759年到768年在四川住了十年之久，在成都曾游览过成都南郊的丞相祠堂。766年在夔州（现奉节）写了《古柏行》借咏武侯祠古柏而兴怀才不遇之悲，是有名的古诗。诗中说：“孔明庙前有古柏，何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忆昨路绕锦城东，先主武侯同閼宫，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志士幽人莫

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诗中记叙先主庙，是刘禅修建的，以后蜀汉虽亡，庙陵仍存。南朝肖齐皇帝肖建成培修后，隋代将诸葛亮庙迁来合成一处，就有了“先主武侯同阆宫”^五在一个庙的情景了。

明世宗时，为尊崇诸葛亮，在现草堂寺东侧另建武侯祠。这座庙的规模、范围，因明亡被焚而不可考了，南郊昭烈庙也于此时焚毁。至此，成都一座诸葛亮庙都没有了。

清康熙十一年(1672)，四川总督蔡毓荣在唐、宋昭烈庙旧址复建了昭烈庙，道光时由刘沅培修，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武侯祠。

以上诸葛亮庙，均由官府出资兴建。但在成都，由民众集资筹备修建诸葛亮祠庙还有几处。

锦江街口有口古井，井口小，井底大，形制神奇，井水清冽。虽逢旱年，井水不枯。宋朝著述中已提到此井为诸葛亮所凿。明神宗时，乡人协力在井旁建了诸葛祠，四时八节祭奠。现在庙废井存，这条街叫诸葛井街。

成都外北簸箕街西侧有古金绳寺（现第六中学），其北有丞相祠。《成都县志》记为汉末所建，清朝历有培修。“汉末”建祠是传说，但明末以前已有此祠了。到清代中叶，祠的香火甚旺，近代衰落。

九里堤在成都西北郊外，唐名麋枣堰。战国末年，李冰凿成都城外两江，一条现名锦江（南门大河），一条名郫江。郫江经麋枣堰向南流经通惠门、同仁路、南较场、西胜街、文庙西街、向东流经上池街、纯化街、中莲池、下莲池，到安顺桥合江亭注入南河（锦江），流经半个成都，为城内提供水流和交通。唐末高骈扩大城垣，筑麋枣堰，截断郫江，使上游水改道流入新开的北门大河，因北郊地势低凹，在新开河

道南岸筑起九里长堤。从此，郫江不再入城。北宋初年，九里堤决口，江水涌入郫江故道，城内金河水涨，民困其苦。赵匡胤派刘熙古修复堤堰。蜀人为纪念此事，在堤岸修了刘公祠堂。南宋范成大培修过刘公庙。中经元朝攻陷成都，历经战乱，到明朝时，竟无人知晓九里堤的来历，附会为九里堤系诸葛亮为保护成都人民而筑，因此，堤上刘公庙也就变成诸葛庙而受到香火供祀了。

清代一些文人学士，认定北较场一带是诸葛亮住处，于是集资修建了诸葛祠、乘烟观、观星台。但以后经过考证，诸葛亮和刘备都没有在北较场定居，因此，祠、观、台都随岁月流逝而湮没了。

以上民间所建诸葛亮祠庙，临解放时尚存的还有簸箕街诸葛庙，九里堤的诸葛庙，尽管城南有武侯祠，但这两座庙并存不废，可见在人民心目中，诸葛亮是占有很重要位置的。

千捐万税交不完

肖 草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征收捐税名目繁多，地方当局借机大发横财，老百姓不堪其扰。一九四三年，成都、新繁、新都一带爆发了农民自发的“吃大户”运动，流传过两首民谣：

狗儿叫，又收捐，乡长搯枪到门前；
哼哈一声吐口痰，千捐万税交不完。

乡丁才搜抗战税，保长传锣缴寒衣；
鸡脚刚骨还熬油，孤儿寡母脱层皮。

湖广填四川后的成都风情

一 节

邻姑昨夜嫁几家，会宴今朝斗丽华。
啜酒醉归忘路远，布裙牛背夕阳斜。

川主祠前卖戏声，乱敲画鼓动荒城，
村姬不惜蛮鞋远，凉伞遮人爽道行。

（《蜀都碎事·卷三》）

这两首竹枝词，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作者亲身经历的一幅生活场景，它生动真切地反映了十八世纪初期，清王朝实行移民垦荒——俗称“湖广填四川”后成都地区的风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回音，具有形象化的可贵的文献价值。

竹枝词的作者陈祥裔，康熙后期，任成都通判。其写作年代，上距明末的战乱约五十年，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吴三桂之子吴世璠约二十年。诗歌以富有情趣的两个生活片断，表明了四川在这不太长的时间内，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复苏了，城乡出现了安居乐业喜气洋洋的新面貌。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频繁的战乱，灾荒连年，瘟疫遍地，以至“城郭鞠（义为极穷）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见康熙《成都府志》）随后，吴三桂叛变清庭，遣将领王藩屏入川播乱，“蹂躏六年”，川民“疲瘁随竭”。（同上）

虎狼野兽，趁机行凶，老百姓“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寅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闾（同栏）食者。”（见《明清史料·第六册》）川境甚少的遗民，在死亡线上艰苦挣扎。顺治末年，开始从外省向四川移民。康熙四年，经太子太保、四川巡抚李国英奏准，“招两湖、两粤（即两广）、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集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清圣祖实录》）清廷为了奖励移民垦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规定：“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耕熟，不许原主复问。”并规定垦荒辟田者，放宽“起科”（纳税）的年限（分别规定为四年后，六年后、直至十年后“起科”）。正确政策的实施，大大激发了移民垦荒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驱虎豺、斩荆莽、修复水利、新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例如当时成都平原上金马河淤塞，河水为患，民众自发组织起来“集众导川，荷锄成云，温（江）新（津）上下百里间悉成沃土矣。”（《新津县志》）荒原变成了绿洲，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税收大大增加，地方也逐步富裕起来。从而才有财力物力于康熙年间重筑起周长二十二里三分，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的成都城。城墙上“芙蓉栽插几千株，锦江不少吴泊船”（李调元诗句）。好一片繁荣景象。

前一首竹枝词，写成都郊原嫁女会宴的情景。咂酒，是一种家酿土酒，用玉黍或稻米高粱蒸熟后和以麴蘖贮于坛中酿成。坛口用泥土封固，酒熟饮用时，将细管穿进封口，通至坛底，以席间长幼为序，口含竹管吮吸。承平岁月，家家有余粮，家家酿酒；每逢婚娶喜期，纷纷大办酒筵，邀请左邻右舍来吃喜酒，竞斗奢华。那些赴宴的乡妇村姑，吃得酒醉

微醺，于傍晚时节，骑在牛背上，在夕阳照残的余晖下逶迤而行。试想，如果当时农村，没有比较富裕的家庭经济，没有比较安定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生活场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后面一首，写农村妇女进城看戏，川主庙（九眼桥附近，今有川主庙街）前戏班的闹台锣鼓，震动还滋生着荒荆野蔓的成都，撩人心扉，许多农家妇女，不顾路途遥远，不惜踏破“蛮鞋”，赶进城来看戏。她们走在宽爽的道路上，张一柄小凉伞，挡住那些轻薄儿郎投来的挑逗眼光。诗中的“蛮鞋”，是古代两湖一带的一种舞鞋。舒元興《赠李翱》诗有“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帷”句。那一群群远道进城看戏逛街的村姬，岂不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吗？

两首竹枝词前还有作者的一段小引，也颇有情趣：“今蜀中名族妇女出入皆骑马，戴围帽或面衣。乡中妇女，皆骑牛，步行入城者，皆各持伞，如遇人则以伞遮之。”从骑乘的牲畜上，还能区别妇女的身份，是居城或是居乡。骑马的是城中富室名门的大家闺秀，将姿首轻掩在面纱中、围帽下，不肯露出芳容；骑牛的是乡间的小家碧玉，看来她们的家境是不坏的，已达到自养耕牛的小康水平。农村妇女进城，或骑牛或步行持伞，皆把南国习俗带进蜀中。这两首饶有情趣的竹枝词所绘出的成都风情画，可以使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看见三百年前的四川盆地，在移民垦荒，与民休息、薄徭轻税政策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由荒残到复苏时的一片生机，由乱到治的安定康乐的局面。